

「大姆指小說選」阿金的一天

也斯·范俊風合編

大姆指

小說選

梁秉鈞	莫美芳	王志清	陳啟敏	葉輝容	凌冰李孝聰	思縈蓬草	西西小藍
			適然有明	儀惟得	革革	阮妙非	吳煦斌

思縈的「阿金的一天」，曾獲選為大姆指小說獎第一名（是獎出現雙冠軍——阿草的「養育的煩惱」，但未選入該書）。阿金是一個殘廢的女子，與大班缺陷的人住在一起，有一天她收到某人寄來的一本書，內心不知如何是好，故事便展示作出決定當天的生活。送書人的信回覆即使是「不通的詞句」，亦不是一份殘缺條件下的突破，同時，亦是自我信念的堅持。

一開始「阿」已告訴我們這是一篇相當樸實的小說，但並不是說故事是未經處理的「事件」或「材料」，相反地，不少片段的描述兼具了象徵或暗示作用，與全文的主題發展緊密呼應。

「沒有曙光，是一個陰霾的早晨。鄰床位的收音機聲浪不算太大，也足以把半睡半醒的阿金吵醒。」

這麼的一個環境，很容易令人煩燥不安。居所的情形，卻更可怕：

「灰白的睡床上，躺着一個個有點怪異的軀體。彷彿是雕刻刀下弄壞棄置了的雕刻品。」

對，整班人便好像是被造物主玩弄着的不幸人物，倘若是完美的藝術品，尚可說被雕刻者賦予了某種意義的生命，可惜，她們是殘缺的，被人忽略了。

現在讓我們隨着作者的情節結構，走進一個近似滿目瘡痍的生活環境：

「……仰視對面一座籠牢式的建築物、在那一排排粗大生鏽的鐵枝縫隙間，露出一個個圓滑光禿的頑顛。他們裂着咀，流着涎，抓着鐵枝，茫然四顧，目光浮浮游游也不知在注視什麼。」

起先，阿金十分痛恨這些人的吼叫，逐漸卻習慣了。

「坐在金身旁的女孩，頭永遠從左方扭向右方，鐘擺似的搖來幌去；微斜的咀唇裂開，也不知是否在笑，有點歪曲的手，吃力的把珠孔往針裏穿。坐在她對面的中年婦人，大大充滿血絲的眼睛，短短蓬亂的粗髮，緊閉的咀，沒有一絲笑意，只管垂下頭……。」

還有一個饒舌粗鄙的女人，和不少粗魯的男人。試問，一個這末可怕復可憐的生活圈子，對一個本身亦殘廢的人心理壓逼將會若大？周遭的人全是被外面正常的世界所摒棄的、所鄙視的，即使是一個有上進心，出類拔萃的人亦感到四野蒼茫昏暗，沒有曙光，沒

有出路。阿金便是一個這樣的人，她不肯就此腐朽，身旁的人許多在那裏經年累月了，她不希望自己變得那末無可救藥。生命對於阿金來說，必須有所堅持，信念必須抓緊，並付諸行動，方為自我生命的完成。這是一個艱辛的跋涉，崎嶇且長途，她自己的力量恐或有所不逮（「金抓起斜倚床旁的扶杖，熟練的把它們安放於兩腋間，整個身子才平衡站穩。」），於是作者安排了一股外來的支持——一位戴眼鏡朋友的情誼。小說第一頁已提到這位朋友的形象——「臉上的一副眼鏡」，到將近完結時，又一次出現，「一副眼鏡在空氣飄盪」。當然，這副眼鏡是指她這位朋友，但若站在較高的層次來看，這位朋友的形象不正是與阿金身旁的人構成兩面強烈的對比。前者是比較斯文有教養的，後者反是。其次，為（是一本小說）在這裏亦象徵了一份精神養料與支持。阿金所需要的，正是這麼的一位朋友，幫助她突破重重的障礙，走上自我信念的路途。（設法一天內織成一件背心的「奇蹟」）從作者平實不着痕跡的手法中，我們看到藝術的處理，主題的連貫與突出。

結構方面，除了佈局是宿舍（清早）——家政室（上午）——食堂（中午）——家政室（下午）——宿舍（黃昏）的一個圈，呼應着題目——阿金的一天。更精細的情節與主題結構，亦見於小說的推展過程，值得讀者咀嚼：

1. 宿舍（清早）：點出朋友寄來的書本及兩人之間的淺淡友情；周遭環境的黯然無奈。
2. 家政室（上午）：暗示了阿金的理想，描述其他殘廢人的情況。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把這兩重比照與阿金扯上關係。
3. 食堂（中午）：院內其他人的不滿和對物質的重視，這點阿金亦截然不同。
4. 家政室（下午）：從技能學習上波折聯想到那位朋友的出現，將兩者重疊揉合，令主題明朗化。
5. 宿舍（黃昏）：閱讀那本書，檢驗自己的信念和對殘破的現狀的突破：「筆在平行綫上爬行，在那烈日下，廣漠無邊的沙漠中，漫漫前進，尋求水源。」她的決定是正面的——寄出那封回信。

情節是隨着時間直綫發展，但主題的湧現則由淺淡而深刻，當中穿插了理想與現實的對

比，精神與物質的價值，和阿金與其他人的迥異。這裏特別想就第二節的對比運用與全篇的脈絡略加討論。

一方面，我們看到其他人對工作的態度是感官的——如三姐欲博取別人的讚美，不然，便粗口爛舌的咒罵起來。相反地，阿金企望創造「奇蹟」——一種對自我信念的考驗和鞭策。這是她的理想。雖然作者沒有直接指明前者的卑下無聊，但從對三姐粗罵的場面處理，已反映了作者的立場。若作家就此收筆，我們對阿金的理想所能了解的，似乎不夠豐富，只是平面而單薄的知識；我們高興在三姐這女人的咀咒之後，讀到一段阿金的生活環境與她理想的世界形象化的比照，於是，雲海高下、天淵之別立見：

「室內只有風扇煽動的聲響。三姐終於停止叫罵。偶爾爆出一連串呱呱的痴笑……。」

外面「傳來一個古怪音符，谷咕谷咕，豆粒似的跳躍，散滿雲堆，金抬起頭，看見一隻鳥，在窗前的『小型舞台』上，一閃而過，……鳥現在已飛往一個很遙遠的地方，是在濕漉漉的草地上，啄食一條小蟲吧？是在軟綿綿的沙灘上，享受太陽的溫暖吧？……只是一剎那，一度輕淺的波流在心湖中蕩漾……」

這是一個美好的世界，充滿了感覺上及動作上的迷人，可惜，阿金雙腳不良於行，一切都變得難以實現，這份無奈竟那末凝重，相應地，乃削弱了她的信念，作者可否將意象立足於別的地方，而不是腳上的呢？比方說，一些精神上的方向或境界，豈不是與朋友送的那本書及阿金的信念更為貼切有力。換言之，即是在主題上，把命運性的悲劇動力抑下，而揚昇人為力量的可貴與無限。那麼，阿金這人物在現實殘缺的條件下，所作出的追求、努力和超越，便更被肯定，更受到重視！